

# 鸡蛋饼

吕平

本人吃货一枚。提起美食,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儿时吃的鸡蛋饼,那香溢的美味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

小时候,我家住在衢江区杜泽老镇。只记得父亲上班的供销社书店对面有一家合作社的饮食店,里面有好多好吃的,有烧饼、油条、麻球、鸡蛋饼、油炸果……这家店可以说是整条杜泽老街,乃至整个杜泽镇,最具美食权威的饮食店铺了,且当时还得凭粮票购买。而能够吃遍那里面的美食,成了我童年时代多数人的梦想,当然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鸡蛋饼,一口下去,满嘴留香。

鸡蛋饼加工后,四周成螺旋形状,因此当地不少居民也称之为螺丝烧饼,这个形象的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。鸡蛋饼加工看似简单,却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。首先需要一口平底锅,再就是火不能太旺,也不能太弱,最好是炭火均匀,最后就是师傅在平底油锅单手旋转鸡蛋饼的功夫了,

这挺考验技术。师傅先把干湿适宜的面团用手指轻轻地按压,待面团呈圆形状时,裹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葱、细生姜、雪菜、红辣椒末等料,然后放入烧热的平底锅内。将近二三分钟的时间,等到紧贴锅底的面团稍微成形,成开口的包子状,再打破鸡蛋倒入面团开口之中。这时,师傅得快速用单手不停地旋转面团,以防鸡蛋液溢出,旋转的过程中还要把四周的面团往上提拉,以成饼状。紧接着用锅铲把鸡蛋饼翻身,以同样的手法旋转面团,等到鸡蛋饼两面都成金黄色,即可出锅了。刚出锅的鸡蛋饼特别的香,如果此时咬上一口的话,鸡蛋香、青葱香、雪菜香……扑鼻而来,真是满嘴留香,妙不可言。当然,也不能太着急,要不然嘴巴泡都要烫出来,我就曾经有一次这样的经历。

那时候,我们是很难得吃上鸡蛋饼的,就算要买,也得和两个姐姐分着吃。当然也有吃过瘾

的时候,就是每年等到小麦成熟,新面粉加工出来时,手巧的母亲会为我们加工一次鸡蛋饼尝尝鲜,不过这种时机也不是每年都有。

我参加工作后,就没有怎么吃过鸡蛋饼了,因为当地根本没有卖的。后来回到衢州,单位的对面就有一家小吃摊,老板娘会加工鸡蛋饼,可她是用菜油炸的,菜油味道我实在不太喜欢,所以只吃过一次,后来就再也没有去买过了。直到去年同事和我说起,在市区水亭街有一家名叫“张德七”的鸡蛋饼味道不错,我才又一次吃上了久违的鸡蛋饼。现在,我经常会让妻子陪我一起去“张德七”,品尝那儿时记忆中鸡蛋饼的味道。

可以说,随着时间的推移,加之现在的美食不断翻新,鸡蛋饼或许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回忆,但我对它的热爱会一下坚持下去。

# 老头子

赖建平

老头子是我岳父,是一名退休教师,喜欢抽烟、喝酒、吃肉,是个俗人。

烟,是霉烟。谈恋爱的时候,为了收买老头子的好感,我给他买过几条好烟,没想到岳母却悄悄把我拉到一边,说以后别买这么贵的烟了。我不解。岳母解释道,老头子舍不得抽好烟。你买比他平时抽的稍微好一点就成,这样,一条烟的钱可以买两条。我恍然大悟。

我曾私底下问过老头子,贵的烟口感是否更好一些。他说差不多。我说,总应该有区别的。他说,贵的烟更香醇一些,不冲。

早些年,老头子以一己之力,供三个女儿上学,压力够大;再加上岳母身体一向不太好,药费是不小的开支,所以抽不起好烟。后来,经济情况有了改善,他依然抽极普通的烟,节俭使然。

酒,是烈酒。烧刀子,老头子说香。偶尔喝葡萄酒,说没啥味道。夏天,喝岳母自酿的糯米酒,带酒糟的那种,当稀饭喝。他说,这玩意儿喝饱了,也不醉人。黄酒也喝,但终究不如烈酒那般讨老头子的欢心。

老头子喝酒极有节制,每日中餐与晚餐都喝,但不多喝。偶尔多喝一点,岳母觉得奇怪,问他,回答要么今天菜好,要么今天高兴,没有别的答案。

肉,是肥肉。对于吃肉,老头子有两句名言。一句是他学别人的,叫做“破草鞋炖肉,味道也是极好的”。另一句是他自创的,他说,“都是我们咬肉,肉肯定不会咬我们,有什么好怕的!”说罢,带头哈哈大笑起来,我们也哈哈大笑。

烟,酒,肉,三者孰重孰轻,老头子是做过比较的。他说,烟最重要,不抽难受,酒与肉断一两顿,尚可以忍受。抽烟,终究有伤身体。

老头子的支气管不好,咳嗽地厉害。岳母为此经常唠唠叨叨,希望他戒了。内子也对老头子的烟瘾颇有忧虑。

一次,我与内子到城里,路过斗潭一家药店,见有售“戒烟乐”,据说日抽三四包烟的人闻了之后,都不想抽了,就替他买了一支。

老头子拗不过我们的好意,拧开“戒烟乐”的盖子,闻了一下,果然就不想抽了。他好奇,试着抽一支,却是苦

的,就扔了。我们都很高兴。数日后,回去看他时,他正在抽烟。我们大诧,莫非“戒烟乐”是骗人的。

答曰,有用的。那咋还想吸烟呢。答曰,没闻。我们一看,“戒烟乐”放在冰箱顶上,已经过了有效期了。

老头子五十多岁时,曾有一场虚惊。那段时间,他咳嗽得厉害,肺部还隐隐作痛。到社区卫生院里看了医生,也不见效。烟不想抽了,酒也不想喝了,人也瘦了,脸色难看,精神萎靡。

挨到周末,到城里大医院去检查。回来时,尘土满身,却春风满面。

问他,为啥。答曰,检查以后,医生说好的,不用担心。当即胃口大开,到医院门口的小店里,点了面条一碗、黄酒半斤,下肚之后,百病消散。

有一天,我接到大姐的电话:“建平,救护车把爸爸送到医院抢救去了!快,到医院里来!”

我赶到医院时,老头子已经被送到了。他躺在担架上,口角冒着白沫,不省人事。我们喊他,叫他,和他说话,他似乎有所察觉,含混不清地回应。

事后,我们问他,当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。他说,没有知觉。

病来如山倒。因为脑溢血,好好一个老头子,说倒下,就倒下了。

我又一次体会到生命是那么地脆弱,生死之间的距离是那么不值一计。

医生说,要做好最坏的打算,老头子很可能会成为植物人,即便抢救过来了,偏瘫的概率也极大。

值得庆幸的是老头子脱离危险了,慢慢康复了,只是一条腿感觉使不上劲儿了。出去散步,走一会儿,就觉得累。不过,我们已经很满意了,大病之后,还能正常生活,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。

老头子常说自己胃口好,吃饭香。

他是真的胃口好,一顿吃两碗饭,这还是在控制食量;睡眠也好得一塌糊涂,呼噜打得山响。倒是我和内子,自从老头子患病之后,经常失眠,难得睡个好觉。

这么说来,我们是患得患失的俗人,而老头子倒是乐天知命的高人了。



白鹭纷飞

朱欣慰 摄

# 宝宝

戴鹏

天冷了,宝宝在被窝里待得时间长了起来,妈妈再三催促,他也只舍得动动腿脚,打一个雾气腾腾的哈欠。但是妈妈要上班,宝宝终于不情愿地起了床,起了床的宝宝马上爱上了这个世界。从窗户玻璃看出去,白茫茫一片,好像童话的王国。宝宝拍着手笑了。

宝宝和妈妈出门了,小脸红扑扑的宝宝被包得像个小粽子,因为妈妈爱宝宝,不想宝宝生病。像个粽子似的宝宝脖子都不能动了,却觉得挺好玩,觉得自己是童话世界里的小粽子,只是没人敢来吃他一口,因为宝宝有小小的牙齿,谁敢吃宝宝,宝宝也吃他,想着想着,宝宝笑了。妈妈的红围巾垂在身后,随着骑车的节奏一跳一跳。宝宝觉得妈妈很漂亮,简直是童话里的仙女,妈妈好象听到了宝宝的想,回头对宝宝甜甜一笑。到了幼儿园

门口,宝宝和妈妈挥了挥手,摇晃着跑了进去。

幼儿园老师问小朋友,你们最喜欢什么季节啊,有的小朋友说夏天,因为有西瓜,有棒冰,可以带上游泳圈玩水;有的小朋友说春天,可以放风筝,穿很少的衣服跑来跑去。轮到宝宝的时候,宝宝问:“老师,天气也像小朋友一样,喜欢捉迷藏吗?冬天的时候,春天、夏天和秋天躲到哪儿去了呢?”老师说:“这和地球的公转有关系,同地球和太阳的位置有关系,就是四季一轮回,冬天到了,春天也就不远了,因为地球就要转到属于春天的位置上了,宝宝明白了吗?”宝宝不明白,老师笑着说,明天再详细讲,先下课吧。

回家的路上,宝宝艰难地把嘴巴从围巾里露出来,问妈妈:“妈妈,冬天的时候,其他季节去哪儿了?”妈妈说:“宝宝乖,风

大,把脸遮起来,这个问题我们回家再说好吗?”

妈妈在家门口帮宝宝掸干净雪,进屋,脱了棉衣,拉着宝宝洗手,打开热水器没一会儿,宝宝突然大叫一声,把妈妈吓了一跳,以为他被热水烫着了,宝宝却笑了:原来春天在这里,在我们家的热水管子里,妈妈开大了热水,宝宝说,呵呵,夏天,夏天来了!晚上,宝宝和妈妈躺在被窝里玩,一会儿被窝就热了,宝宝说,哦,春天春天,哦,夏天夏天;有风从被子外面灌进来的时候,宝宝说,冬天原来还没走啊。

快睡着的时候,宝宝问妈妈,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呢?妈妈说,快了,等到春天回来的时候。宝宝就说,我知道什么是春天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爸爸转啊转,转到春天的位置,春天就来了。



几何城镇

周银山 摄